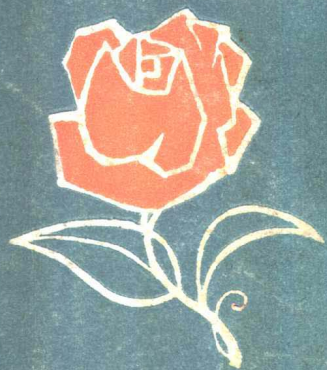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4卷 1—3

1923

第十四卷第一號

小說月報



火災

讀毛詩序

仿稿

故鄉

失去的晚間

匈牙利詩人裴那非百年紀念

經理處

政變的一幕

黃昏

從早晨到夜半

研究文學的方法(二)

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六篇)

關於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

葉紹鈞

鄭振鐸

龐醒女士

李劫明

胡愈之

沈雁冰

歐陽之

李青崖

王統照

陳小航

鄧演存

BB134101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至第二十二卷

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1931年版影印

小说月报 第十四卷 1—3号

茅盾（原题沈雁冰）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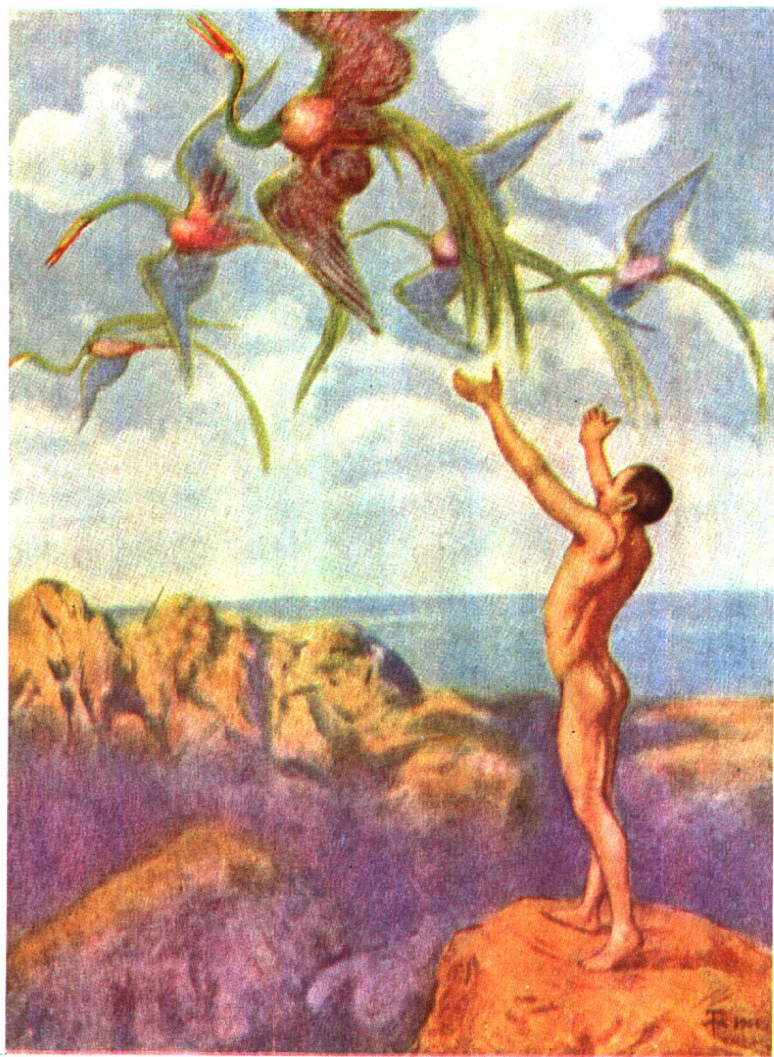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7月北京新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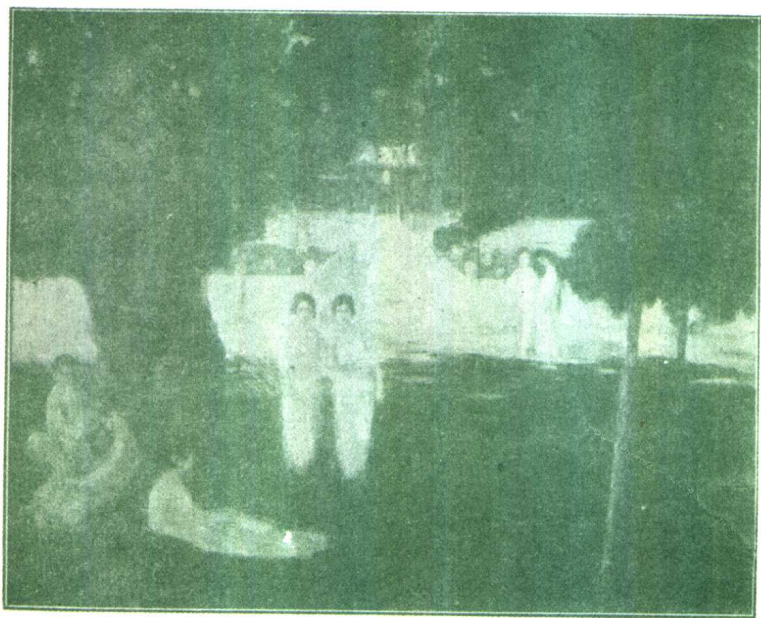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14(1)

定价：2.40元



“希望”

Hans Thoma 作



(年七一九一) 作 谷敦生

“蔭綠”



得一九二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金者倍那文德像

倍那文德 (Jacinto Benavente) 爲現代西班牙的領袖戲劇作家，生於一八六六年。他最著的作品爲「情花」，本誌二月號將刊登他的傳記和他的一篇劇本「太子的旅行」。

無盡的平疇

鋪着蔥綠的錦毯，

好美麗的偉觀呵。

這是誰的工作，

誰的驕傲？

我們的農人！

心的平疇

寂寥且枯燥，

還沒見絲絲的萌芽呢。

朋友，

親愛的朋友，

我們也做個農人吧。



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目錄

卷頭語

聖陶

讀毛詩序

鄭振鐸

火災

葉紹鈞

失去的晚間

胡愈之譯

彷徨

廬隱女士

故鄉

李勣剛

一封信

蘊是

酥碎之岩

王任叔

原是死了

王任叔

王四嫂

王任叔

自殺

王任叔

密意

錢江春

研究文學的方法(一)

Hudson 著 鄧演存譯

政變的一幕

莫柏桑著 李青崖譯

經理處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一個醫生的出診……

柴霍甫著！耿勉之譯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非百年紀念……

沈雁冰

黃昏（長篇）……

王統照

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

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

鄭振鐸

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

顧頡剛

國故的地位……

王伯祥

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

余祥森

韵文及詩歌之整理……

嚴既澄

心理上的障礙……

玄珠

詩歌

山居雜詩六首……（王任叔）

火災……（徐玉諾）

小詩……（張應彪）

途遇……（梁宗岱）

詩情……（黃鶯白）

心之回來……（劉紹先）

月夜……（黃鶯白）

小詩四首……（黃鶯白）

洪水世界……（仲言）

淚湖七首……（仲言）

從早晨到夜半（劇本）……

G Kaiser著……陳小航譯

海外文壇消息……

沈雁冰



(一五三) 北歐雜訊

(一五四) 法國文壇雜訊

(一五五) 奧國的女青年作家烏爾本涅格

關於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

西 諦

選錄

到青龍橋去……………(冰心女士) 時光老人……………(愛羅先珂)

石川啄木的短歌……………(周作人) 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郭沫若)

讀書雜記(補白)

孔雀東南飛……………(西諦) 李後主詞……………(西諦) 讀書雜記二則……………(韻剛)

札記一則……………(予同) 詩考……………(韻剛) 曲錄二則……………(西諦)

葬花詞……………(西諦) 納蘭容若……………(西諦) 步韻詩……………(西諦)

通信

最後一頁

插圖

願望(三色版) Hans Thomson 作

綠蔭……………許敦谷作

得一九二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金者倍那文德像

讀毛詩序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總集。我們要研究漢代以前的詩歌，非研究詩經不可。雖然在詩經以外，逸詩還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後人偽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斷章零句，並非完全的，如論語、左傳所引的詩句；其他完整而有意義的詩篇，至少不過二三十首。而在詩經裏，我們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詩歌。可以找到在這三百零五首裏，有的是頌神歌，有的是民謠，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詩，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價值的。

凡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古代的社會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對於詩經都應視他爲一部很好的資料。而於研究中國詩歌史的人尤爲重要。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漢以前的古代的詩歌，除了詩經以外，不能更找到別的更好更完備的資料了。

然而詩經的研究，却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工作。詩經也同別的中國的重要書籍一樣，久已爲重重疊疊的註疏的瓦礫，把他的真相掩蓋住了。漢興，說詩者即有

鄭振鐸

齊魯韓三家。其後又有毛氏之學。北海相鄭玄爲毛氏作箋。毛詩遂專行於世。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後亦亡。僅有外傳傳於世。然毛傳雖專行，而王肅說毛詩，又與鄭玄不同。其後，孫毓汶作毛詩異同評，評毛鄭王之異同，多非鄭玄王之論。陳統又作難孫氏毛詩評，以駁孫氏之說。到了唐代，韓愈對於毛詩序，又生疑義。及宋而毛詩遂被許多人攻擊得體無完膚。歐陽修作毛詩本義，蘇轍作詩解集，傳雖有懷疑之論，却還不敢出毛詩範圍。到了鄭樵作詩辯妄，程大昌作詩論，王柏作詩疑，王質作詩總聞，朱熹作詩集傳，毛詩才漸漸的失了權威。雖有周孚、呂祖謙諸人的竭力擁護，而總敵不過攻擊者的聲勢。元明以來，朱熹的勢力極大，詩集傳用爲取士的標準。一切說詩的人，便都棄了毛傳，服從朱熹。到了清代，反動又起。顧若燾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談詩，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陳奐作毛詩集疏，多非難朱熹之說。要把詩經從朱熹的集傳底下，回復到毛鄭的傳箋之舊。段玉裁寫定毛詩故訓傳，孫堂作毛詩說，且進一步而排斥鄭玄之說，要把詩經從鄭玄的毛詩箋底下，回復

到毛公的毛詩故訓傳之舊。魏源作詩古微陳喬樞作三家詩遺說考，龔橙作詩本諒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更進一步而不滿於毛詩，要把詩經從毛公的故訓傳底下，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之舊。此外又有姚際恆作詩經通論，崔述作讀風偶識，方玉潤作詩經原始，說去三家及毛公鄭玄之舊說，頗表同情於朱熹一以己意說詩。在這種紛如聚訟的註釋中，我們應該誰從呢？到底是齊魯韓三家說的詩好些呢？還是毛氏的訓傳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傳對呢？還是毛鄭的傳箋對呢？許多人都出入主奴，從毛者便攻朱，從三家者便攻毛，他們輾轉相非，終不能脫註疏之範圍。而所謂註疏，又差不多都是曲說附會，離詩經本義千里以外的。

我以前初讀詩經時，用的是朱熹的集傳，後來又讀毛詩正義，又看詩經傳說彙纂，最近才看關於三家詩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諸家異說的紛紛與傳疏的曲解巧說。當讀毛鄭的傳箋的詩經時，覺得他們的曲說附會，愈讀而愈茫然，不知詩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詩集傳翻出來看，解說雖異，而其曲說附會，讀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傳箋差不多。試舉一例：鵲巢一詩，毛詩序說是『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

乃可以配焉。』鄭玄據之，便把『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二句，解成『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鳩居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我想了許久，也想不出此詩究竟與夫人之德有何關係。又把詩集傳翻出來看，朱熹的解說，却更不易捉摸了。他說『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御之也。』唉，明明明白的四句：『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誰知道却含有這許多正心修身齊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專靜純一之德的大道理在裏邊呢？像這種的解釋，幾乎在任何種的詩經註釋裏都可遇到。如照他們的註釋去讀詩經，則詩經真是一部含義最深奧，最不容易懂的古書了。

雖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幾部書，能够自抒見解，不為傳箋的傳疏學說所範圍，然而究竟還有所蔽。詩經的本來面目，在他們那裏也不能找得到。

我們要研究詩經，便非先便這一切壓蓋在詩經上面的重重疊疊的註疏的瓦礫，爬掃開來，而另起爐竈不可。這種傳箋的詩經註疏如不爬掃干淨，詩經的真相便

永不能斷聲。

二

在這種重重疊疊，壓蓋在詩經上面的註疏的瓦礫裏，毛詩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難掃除，而又必須最先掃除的瓦礫。

雖然齊魯韓三家所說的詩不比毛詩序所說的更好些，雖然近來很有些人極力表章三家詩，用以排斥毛詩序，然而三家詩的勢力究竟不大，當劉向劉歆作七略的時候，許多人即已不滿於他們的學說。漢書藝文志說：「漢興，魯中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其後毛詩專行，三家漸漸逃亡，更是無人注意到他們了。自宋以後，朱熹王應麟以至錢謙益錢謙雖多採用他們的話，而其効力止在於攻擊毛詩，對於一般讀詩的人影響仍然絕少，且他們的話，已搜集得的，也很零星錯落，不易得到頭緒，因此，我們可以暫緩對他們下攻擊令。

朱熹的詩集傳雖然也是一堆很沉重，很不容易掃除，而又必須掃除的瓦礫，然而在他的許多壞處裏，最大的壞處，便是因襲毛詩序的地方太多，許多人都公認朱熹是一個攻擊毛詩序最力的，而且是第一個敢把毛詩序從詩經

裏分別出來的人，而在實際上，除了朱熹認國風的「風」字應作「風謠」解，鄘鄭風是淫詩，與詩序大相違背外，其餘的許多見解，仍然都是被詩序所籠罩，而不能脫身跳出，所以我們要攻擊詩集傳，仍然須先攻擊毛詩序。

其餘一般詩經的註家，都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他們大概都是擁護或反對毛詩序的，我們如把他們辯論的中心毛詩序打翻，他們便都可默然息爭了。

所以我們現在動手爬除壓蓋在詩經上面的註疏瓦礫時，應該最先下手的便是毛詩序，而毛詩序除了對於詩經的影響以外，對於一般文學上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如鄘柏舟一詩，詩序以爲是「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而以後「柏舟」二字便成了形容節婦的成語了，又如召南小星一詩，詩序以爲是「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而以後「小星」二字便成了「妾」的代用字了。又如美刺之義，自詩序始作俑後，文學作品裏便多印上了這個墨痕，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每篇有自序，而其序便是摹倣詩序做的，如七德舞之爲「美撥亂，陳王業也」，西涼使之爲「刺封疆之臣也」，蠻子朝之爲「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新豐折臂翁之爲「戒邊功也」，太行路之爲「惜夫婦以飄君臣之不終也」，此種詩序，由作詩的人自己做出來，還不要緊。如果是後人代做的，則其附會穿鑿之處，真要令人歎息不已。試舉一個很可笑的例：

蘇東坡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麗的詞，被張惠言選入他的詞選裏，便引了銅陽居士的話，把他逐句解釋起來說：「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這種解釋，真是不可思議！即使起東坡於九原，叫他自己去註解，我想也決不會註解成這個樣子。而他們因受詩序的影響太深，便不知不覺的帶上了藍眼鏡，把一切文藝品的顏色也都看成藍的了。這是詩序給與中國文藝界的最壞的影響之一。其他還有許多壞影響，現在也不一一列舉了。詩序如不打翻，則這種附會的文藝解釋，也是不能打翻的。

所以爲了矯正這種錯誤的文藝觀念起見，我們也不得不改變毛詩序底下舉出毛詩序對於詩經的害處和他

本身的矛盾與不能取信於人的地方。

三

毛詩序最大的壞處，就在於他的附會詩意，穿鑿不通。毛詩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除六笙詩亡其辭，我們不能決定詩序的是非外，其餘三百五篇之序，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會的，是與詩意相違背的。章如愚說：「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之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彼序詩者乃以關雎躋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驪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爲單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妃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櫛。」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櫛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

哉？又何用抱衾與褥而往乎？注云：「諸姜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遣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褥，亦當抱衾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深，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威我，悅無便，危吹之語？序於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經義考卷九十九引）

朱熹說：「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賈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賁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與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成威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與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賁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

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諷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諷刺之，是甚麼道理……」（朱子語類卷八十）

他們說的真痛快！詩序解詩，像這種附會的地方，幾乎觸目皆是。大概做詩序的人，誤認詩經是一部諷刺書，誤認詩經裏許多詩，都是對帝王而發的，所以他所解說的詩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誤認詩歌是貴族的專有品，所以他便把許多詩都歸爲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的；又誤認一國的風俗美惡，與王公的舉動極有關係，所以他又把許多詩都解說，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爲他有了這幾個成見在心，於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詩歌很完備的詩經，被他一解釋，便變成一部毫無意義，而艱深若盤詰的惡戒之書了。後來讀詩的人，不知抬頭看詩文，只知就序求詩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說：「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事使經之本文，條戾破碎，不成文理……」（詩序辨說）

所以我們十分確信的證：詩序之說如不掃除，詩經之真面目，便永不可得見，與激說得好：「舍序而讀詩，則雖不

煩調貼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

這就是我們要排斥詩序的最大的原因。

四

就詩序的本身而論，他的矛盾之處，也儘足以使他的立足點站得不穩。

假使我們退一百步而承認詩序所說的美刺之義是不錯的，我們竟用了他的美刺之義去讀詩，然而結果却更不幸，我們反而加載了許多懷疑之點在心上。因爲我們發現詩序之所美所刺，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譬如，兩篇同樣意思，甚至於詞句也很相似的詩，在周南裏是美，在鄭風裏却會變成是刺。或是有兩篇同在衛風或小雅裏的同樣的詩，歸之武公或宣王則爲美，歸之幽王或厲王則爲刺。而我們讀這些詩的本文時却決不見他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試舉幾個實例。

這裏是兩首祭祀的歌：

小雅楚茨	濟濟跄跄， 絜爾牛羊，
大雅鳧鷖	島嶼在涇， 公尸來燕來寧。

以往烝嘗，
或剝或言，
或律或將，
祝祭於祊，
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
神保是甕，
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爾酒既清，
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
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
公尸來燕來宜，
爾酒既多，
爾殽既嘉，
公尸燕飲，
福祿來爲！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我們試讀這兩首歌，誰能找出他們的異點來？楚茨的辭意很雍容堂皇，鳧鷖的辭意也是如此，毫無不同之處。而

因楚夷不幸是在小雅裏，更不幸而被作詩序的人硬派作幽王時的詩，於是遂被說成『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焉』了。至於鳧鷖，則因他是在大雅裏，於是詩序便美之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我不知，楚夷的詩裏，有那一句是說『祭祀不饗』的？『絮爾牛羊，以往蒸嘗』與『爾酒既清，爾殽既馨』有什麼不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與『福祿來成』、『福祿來爲』又有什麼分別？爲什麼楚夷便是刺，鳧鷖便是美呢？這種矛盾之處，真令人索解無從！

這裏又有三首詩，這三首都是很好的情詩。

周南關雎	陳風月出	陳風澤陂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 勞心悄兮。	彼澤之陂， 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 寤寐無爲， 涕泗滂沱！
參差荇菜，	月出皓兮，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 勞心悄兮！	彼澤之蒲， 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 碩大且儼。 寤寐無爲， 輾轉伏枕！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